

+



獄訟

錢宣靖公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曾臆  
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爾。  
已而果為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  
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家小女奴逃  
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鞫  
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  
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為元謀。或從而加  
罪。皆應死。富人不能勝撈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  
覆無反異。皆以為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

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詬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宿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使人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其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也。其人趨詣

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牆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為之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嘆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年為知制誥，二年為樞密副使。

向文簡公敏中在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

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且強求宿。今主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簪井。則婦人已爲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財。及子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去。與子婦奸。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賊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爲疑。獨敏中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

但言其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媪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給之曰。昨日已答死於市矣。媪嘆息曰。今若獲賊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媪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媪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爲神也。

范文正公以進士解褐。爲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具

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爲屈。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汪藻撰祠堂記

范忠宣公純仁知齊州。錄事參軍宋儋年中毒暴卒。公得罪人置於法。初宋君因會客罷。是夜門下人遽以疾告。公遣家人子弟視其喪事。宋君小殮口鼻血出。漫汗幘帛。公疑其死不以理。果爲寵妾與小吏爲姦。付有司按治具伏。因會客置毒在鱉魚中。公曰。鱉在筵幾巡。豈有中毒而能終席耶。命再劾之。宋君果不嗜鱉魚。爲坐客所并。乃客散醉歸。

置毒酒盃中而殺之。罪人覲他日獄。變爲逃死之計也。人以其爲公發摘姦伏如神明。若非遇公則宋君之冤無以伸於地下矣。

嵇內翰穎父適嘗爲荆南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辟。府特命適按劾之。爲免其子死。而父以抵法。託言於人曰。主簿仁人也。且生令子。明年穎生。天聖中進士及第。

故事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雖許上請而法寺多舉駁。則官吏當不應奏之罪。故皆移情就法。不以上請。燕肅判刑部。奏天聖二年天下斷大辟二

千四百三十六。豈無法疑情可憫者。而州郡無所奏讞。蓋畏罪也。請自今奏而不應。奏者不科以罪。自是奏讞者。歲不減千人。皆情可憫。法疑者。無不貸免。自天聖四年。距今蓋五十年。貸免無慮數萬人。古所謂仁人之言。肅有之矣。

胡文恭公宿。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議法。將抵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憚筆楚。不敢言。公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有人來告曰。吳姓也。公遽引囚。辟左右復訊之。囚曰。且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也。公取獄辭窮治。乃被歐之。

婦與吳姓姦姦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以告也。公之精誠格物。蓋如此。

涇卒以折支不給。出惡言。欲為亂。其後斬二人。黥四人。亂意乃息。委胡文恭公宿置獄。治三司吏。不時計度。三司使護吏不肯遣。公曰。涇卒悖慢。誠其罪。然折支軍情所繫。積八十五日而不與。則三司豈得無罪耶。陛下以包拯近臣。不令置對。可謂曲法申恩。而拯猶不自省。公拒制命。臣恐主威不行。而綱紀益廢矣。拯懼。立遣吏就獄。行狀。

趙清獻公為武安軍推官。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

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蔡文忠公齊通判維州。民有告某氏刻偽稅印爲姦利者。已逾十年。跡蹤連蔓至數百人。公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是爲政之過也。爲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之。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爲善人。由是風化大行。

陳公洎初爲開封府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即造府白琳。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畢。

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屍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等駭曰。公固不自愛。某曹不敢。公復怒曰。此卒寃死。待我而伸。爾曹依違懼。既法不爾赦。即自實其狀。詣琳。琳又迎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遽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人以謂積善之報。未艾也。齊北先生集

魏公別錄云。內官王昭明絕不類內官。往年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惡歐陽公。欲因張氏事深治之。令蘇安世鞫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就。仍乞不錄問。昭明時爲監勘官。正色曰。上令某監勘。正欲盡公道。爾鍛鍊何等語也。歐陽遂清脫。重職方張其知江陰軍。吏盜錢叁百貫二十年矣。其發其姦。捕繫數十人。轉運使趙郭謂曰。此應賞典。願竄吏。吾以聞。其慘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吏諭以償錢則貸出之。不爾爾曹死矣。吏之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十日而足。乃推二人死者爲首。餘悉

貸不問。郭愧且嘆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其乃薛簡肅公奎之婿。

鄂州崇陽素號難治。歐陽曄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



愛思之。歐陽文忠公集

曾侍中公亮為相時。每得四方奏獄。必躬閱之。密州銀沙發民田中。有強盜者。大理論以死。公亮獨曰。此禁物也。罪不應死。下有司議。卒比劫盜。禁法盜得不死。先是金銀所發。多以強盜坐死。自是無死者。出熙豐故事名臣傳

東坡外祖程公逸諱仁霸。眉山人。攝錄事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服根者。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寃。咋謂盜曰。汝寃盍自言。

言。吾為汝直之。盜果稱寃。移獄竟殺盜。公坐誅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書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服。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死公。是以前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為公擔荷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盈門矣。公具語家人。沐浴就寢而卒。軾幼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玄孫官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大全集

王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曰。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

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百餘人，以託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實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歐陽公

撰神道碑

李諫議應言少孤，事母以孝聞。除侍御史，時鄆州民有傳妖法者，其黨凡百餘人。捕者欲邀功賞，而極誣以不軌。命應言往按其事，止誅首謀數人，餘悉

全活之。

程文簡公琳知開封府，會禁中大火，延兩宮。官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案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而居隘，其炷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卒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墓誌

上初即位，韓絳即建議復肉刑。至是復詔執政議。呂公著以爲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辟不可復

將有踊貴履賤之譏。吳充議復置園土。衆以爲難行。王珪欲取開封死罪囚。試以劓刑。公曰。刑而不死。則肉刑遂行矣。議竟得寢。

崇寧更錢法。以一當十。小民嗜利亡命。犯法者紛紛。或補得數大。誣以樞密章宗之子。縊之所鑄也。初遣監察御史張茂直就平江鞠之。案上縊不伏。再遣侍御史沈疇。既至。繫者已數百人。盡釋之。閱實以聞。時宰大怒。別選鍛鍊。縊竟坐刺配。籍沒其家。沈既得罪歸鄉。亦死。張再遷。亦不顯。今三十年間。沈氏有子登科。張氏不復振矣。二子皆東吳賢

者。不幸而當此。大抵張之失在於但畏人而不畏天。吁。可以爲世之戒矣。

姚龍學仲孫爲許州司理參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者。其妻訴。望嘗責賄於其夫。不與而惡之。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以死。而仲孫疑之。嗣宗怒曰。若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其盜者。嗣宗喜曰。審獄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擢往富順。監按疑獄。全活者數十人。

梅尚書和勝執禮。嘗序送吳仲儀提點江西路刑獄。一云。劉夔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旦上章解組。徑

入武夷山樓居遐想日俟仙去俄有神降之言罪莫大於殺人夔抱大罪柰何興妄念于帝所夔叩頭自列生平修謹雖物無敢殺而况於人神曰昔提點某路刑獄時某縣入某死罪州如之夔弗察也其罪實等夔於是悵然悔咎不可及又聞陳睦嘗提點兩浙路刑獄會杭民有妾夏沉香者澣衣井旁其嫡子墮井妻訟于州必以謂沉香者擠之墮井也三易獄不合睦怒劾掾別委官攝治之許獄具以才薦遂逐三掾而殺沉香東坡詩所謂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有激云他日

睦還京師久之無所授聞廟師邢頗從仙人游乃密叩以未來事邢終拒弗之答尋語所親曰如沉香何睦為之震汗廢食者累日

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眾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與其錢為獄囚償官遂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  
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遂空

張文定公齊賢真宗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

相訴訟。又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能服。宰相張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許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趣歸其家。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

韓魏公鎮大名。魏之牒訴甚劇。而事無大小親視之。雖在疾病不出。亦許通問請命。而就決於卧内。人或以公任勞事過多。勉其畧於總効。委於佐屬。而少自便安。公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或子或奪。至此一言而決。吾何敢畧也。吾恐有所不盡。而未嘗輒有以畧也。况其可以委人乎？

韓忠憲公億知洋州日。有大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賂里媪之兒類者。使認之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橐之畜。嫂姪訴于州。及提轉。申賂獄吏。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受杖而去。積十餘年。洎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為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張忠定公詠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爲訟壻持其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

李侍郎若谷守并門民有訟叔不認其爲姪者欲併其財累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歐其叔民辭以不敢李固強之民如公言叔果訟其姪因而正其罪

獄訟

### 分其財重

馬忠肅公亮知洪州有父子同訴失其家婦公潛諷胥吏就詢所居知其前後皆有津涉密選幹吏網于水中翌日而獲沉屍即辰而辨謀殺。

財賦

陳恕爲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上聞而善之。

陳晉公恕爲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晉公閱之，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唯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說法，行之數

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陳公爲稱首。後李侍郎諮爲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然非復晉公之舊法也。

龍川志云河朔地鹹。民刮鹹煎鹽。不買而足用。周世宗常摧海鹽共得三十萬緡。民多犯法極苦之。藝祖征河東還。父老進狀乞隨兩稅納錢三十萬緡。而罷摧法。藝祖許焉。今兩稅外食鹽錢是已。是時民於澶州河橋設感聖恩道場。父老至今能道之。及仁宗朝王君貺爲三司使。復議摧法未定。君貺去職。張安道繼之。具本末以奏。且曰。河朔

歲有河堤國信之勞。比諸道爲苦。恐不宜復摧鹽以困之。仁宗驚曰。朕不知也。柰何重困河朔生靈。卿爲朕譏數句語。朕將親批出。使河朔人知此意。即批奏牘後曰。朕恐河朔軍民復食貴鹽。所請宜不行。時賈魏公昌朝留守北都。聖語至。即刻石於府園。騎山樓。瘦木亭上。及賈公再守魏。而提點刑獄薛向密奏乞行摧法。託以它事入議。朝廷許之。賈公且知其計。及其還置酒邀之。中食引至騎山瘦木亭。相對酒五行。無它語。向顧見石刻。知事已露。遂不復議摧事。魏人以此深德賈公。



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王公臣堯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為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其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十萬而所在

流庸復其業

張士遜出為江西轉運使辭王文正公於政事堂且求教公從容曰朝廷推利至矣士遜起謝後迭更是職思公之言未嘗求錐刀之利識者曰此運使最識大體

程文簡公琳為三司使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

孫伯純知海州日 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幹之

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鰓膠充折。孫詒之曰。弩椿箭幹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湏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歲被科無已時也。龔深之言。司馬文正作相。除李公擇爲戶部尚書。門人問曰。公擇文士。恐於吏事非所長。公曰。天下謂朝廷急於利久矣。舉此人爲戶部。使天下知朝廷意且息貪吏聚斂捋刻之心。

仁宗時國用乏。言利者爭獻計富國。傅獻簡公堯俞奏曰。今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欲救其弊。陛下宜躬自儉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紛更。爲之無益。聚斂者用則天下殆矣。

薛簡肅公奎。天禧初爲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旦。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爲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旣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湏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

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密學陳公襄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閱公帑。得雜收  
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憐而  
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有餘足以  
周物。

張公商英既相之後。大抵一話一言。皆以百姓為本。  
至於省六路上供錢鈔。而民無橫賦。改當十錢為  
當三。而百貨為之平。罷內藏東北出剩鹽鈔歸之  
有司。而商賈之貨通。罷修內五福太一宮。而上木  
之役息。凡所以利國安百姓者。不可一二數。家傳

富公之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  
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  
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  
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神道碑

王質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  
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斂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  
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神道碑

彭思永為荆湖北路轉運使。至部。奏黜守令之殘暴  
疲懦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時大農以利誘諸路  
使以羨餘為獻。公曰。哀民取賞。吾不忍為。遂無所

獻行狀

呂公著知河陽時。役法已定。類多張虛數以取羨餘。蓋所統五縣。歲取於民者。有募監倉庫人等錢三千九百二十七緡。而官未嘗募人。實以軍吏代役。又有追償舊欠秋重役錢五千五百緡。然至是所償已盡。而取於民者。遂爲定數。歲輸之無已時。公爲括其數以告于朝。請一切蠲之。以寬下戶之輸錢者。詔付司農竟不行。

范太史祖禹論聚斂云。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之則所害者多。故凡有利必有害。利於己必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均天地之施也。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洪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唐世言利始於宇文融。融既流死。而韋堅楊慎矜王鉷繼起。又益甚之。極于楊國忠皆身首異處。宗族塗地。其故何哉。壅利而所害者衆也。天下之怨歸之。故其惡必復。禍必酷。而唐室幾亡。其後以劉晏之能。猶不免。况其非道者乎。必若公劉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李悝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不爲掊刻。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

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

熙寧三年。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遇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爲矣。邵康節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官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宣和間。近臣薦向公子韶材堪出使。除京東轉運副使。戶部尚書聶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羨餘。知密州郭奉世與昌有舊。進萬緡。昌薦諸朝請賞之。以勸天下。公劾奉世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

設使密有餘財。當具數聞部。使者通融計會。資兵吏之費。安可不卹大計。不顧它州。進通用之財。徼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姦。而主計近臣首開聚斂之端。浸不可長。士論譴之。

孝宗謂周益公曰。只爲養兵不免皆取之民。公因極陳民困之由。上問各有名色。何故困民。公曰。且以平江府論之。紹興以前。歸正添差等官。歲用五萬緡。後來乃用二十餘萬緡。則是歲添二倍以上。既無所從出。遂於支移折變中暗增錢數。如苗米一石。其直三千。州府受納。則令折科增三千爲五

千增五千爲七千。如此則有田之家無不被害。安得不困。此特一端爾。它皆類此。上爲之悵然。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旣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害。其益多矣。

乾德初。國用未豐。蘇曉爲淮漕。議盡推舒廬。斬黃壽。五州茶貨。置四十四場。一萌一蘖。盡收其利。歲衍百餘萬緡。淮洛苦之。曉舟敗溺死。淮民比屋相賀。神宗天資節儉。因得老宮人言。祖宗時。妃嬪公主月俸至微。嘆其不可及。王安石獨曰。陛下果能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安石之術類如此。故呂誨中丞彈章曰。外示朴野。中懷狡詐。聞見錄

兵

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伺人情。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取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筭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

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妨留。以俟削平諸國。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遂定下江南之議。

太祖遣曹彬。潘美。往江南。彬辭才力不逮。乞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

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為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

太祖既得天下。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計。其道何如。普曰。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卿勿復言上曰。吾已喻矣因晚朝。與故人石守

信主審琦等飲酒酣。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為富貴也。不過多積金帛。厚自娛樂。使子孫無



貧乏爾。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好田宅市之。爲子孫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兵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撫賚甚厚。諸功臣皆以善終。向非中令謀慮深長。太祖聰明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莫敢有異心者。曹王彬下江南。文武官吏賴王保全。皆得其所。親屬有爲軍士所掠者。王即時遣還之。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悉委轉運使。按籍檢視。王

一不問賑乏絕。恤鰥寡。仁人之心。無所不至。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圖籍衣被而已。行狀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唯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愈矣。諸將諾。其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不三十年。子孫有乞匄於海上者矣。

紀聞重

范文正公

爲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賑乏絕。又陳

八事。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降爲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千。萬人則百萬緡矣。至七十歲。乃放停。且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懷土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淪謝。羸老者。歸復何託。是未停之前。大盡國用。廢之之後。復傷物情。咸平中。揀鄉兵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於四野。祥符中。選退冗兵。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鑒也。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

與本鄉州軍別立就糧指揮。至彼有田園骨肉者。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矣。

韓魏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得之。未嘗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爲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至此。後世旣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

得與農民同日道也。

程氏遺書云。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元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

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踈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闖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筭。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

程氏遺書云。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衆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

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之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胡文恭公宿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為一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墮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

在位六年。其議論類皆如此。

上諭宰臣曰。國用匱乏。正以所費處多。呂公頤浩曰。用兵費財最號不貲。故漢文帝不言兵而天下富。若邊事稍息。則國用自饒。上曰。朕細思之。用兵與營造最盡國用。深可戒也。

太宗在藩。王顯與周瑩為給侍。赤脚道者相顯曰。此兒須為將相。但無陰德耳。及長。太宗愛之。曰。爾非儒家。奈真學問。他日富貴不免面牆。取軍誠三篇令誦之。咸平三年。以使相出帥定州。便宜從事。忽旦道士通刺為謁。被冠褐。自稱鄆都觀主。笑則

口角至耳。亂鬢若剛鬣。謂顯曰。昨日上帝牒蕃  
塊二萬至本觀。未敢收於真籍。死於公之手者。公  
果殺之。則功冠於世。然減公筭十年。二端請裁之。  
顯謂風狂叱起。後月契丹引數萬騎獵于威虜軍  
境。即梁門也。會兩虜弓皆皮弦。緩弱不可用。顯引  
兵勁襲大破之。梟名王貴將十五輩。獲偽羽林印  
二紐。斬二萬級。築京觀於境上。露布至闕。朝廷  
以樞相詔歸。赴道數程而卒。

范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  
西。以主漕輓。必精意邊事。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公

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

曰。卿才能如此。朕所倚賴。而職事皆言粗。何也。公

徐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

深留意於邊事。恐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釁夷狄。

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糜費爵賞。不惟爲今日目前

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臣願陛下究孟子

交鄰之道。修孔子來遠之德。使好生之德。洽于夷

狄。彼將愛戴。陛下如父母。雖其酋首桀傲。欲侵

侮我疆。其徒亦不爲之用也。

熙寧初。韓魏公罷政。富公弼再相。神宗首問邊事。

弼曰。陛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爲首當推恩惠布德澤。二十年未可道着用兵二字。若干戈一興。上貽聖憂。下竭民力。願勅先留意邊事。萬一戎狄渝盟。人神共怒。爲應敵之計可也。上曰。所先當如何。富公曰。阜安宇內爲先。蓋是時王荊公已有寵勸。帝用兵以威四夷。於是用王韶取熙河。以窺靈武。結高麗以圖大遼。又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地。又用劉翬沈起窺交趾。二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殺守臣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逵趙卨宣

撫廣南。使直搗交趾。逵老將與卨議論不合。爲交趾富良江兵不得進。瘴死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櫃以灌吾壘。兵將凍溺飢餓不戰而死者數十萬人。又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自禧而下死者十餘萬人。報夜至。帝早朝。當宁而慟哭。宰執不敢仰視。帝嘆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執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等共饗

太平。然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漸。嗚呼痛哉。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彊。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記聞

### 制勝

曹瑋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爲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爲節。若曰。下某食。即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大帥料敵當如此。

東齋記事

曹南院瑋。知鎮戎軍。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偵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用。徒縻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答。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

處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近，使人請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筆談

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為所部廣武卒劉旰所逐，率眾掠懷安軍破漢州。張忠定公方與僚屬會大慈

寺，報至，飲燕如故，舉城憂之。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公，適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始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今人得所掠，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比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及行，公為出送于郊，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旰首，餘黨盡平。眾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又記聞云：張詠知益州，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潰為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充之，慄悍善鬪，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詠一日召鈐轄以州



牌印付之。鈐轄愕然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必欲令詠自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將出討之。鈐轄驚曰：某今行矣。詠曰：何時？曰：即今。詠顧左右，張酒具於城西門上。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鈐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於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願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兵糧，願皆應副之。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必滅賊，若無功而返，必斷頭於此樓之下矣。鈐轄震慄而去。既而與賊遇，果敗。士衆皆還走幾十里。鈐轄召其將校告之曰：觀

此翁所爲，真斬我不爲異也。遂復進力戰，大破之。賊遂平。

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馬正惠公以卒三百進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薄我。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

隳類神道碑

筆談云：狄青平嶺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

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譬如奕碁。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徃徃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也。

初樞密副使狄青自請擊儂智高。以青為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都大提舉經制廣南東西路賊盜事。諫官韓絳上言。狄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文臣為之副。上以訪執政。時龐籍獨為相對曰。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

裨人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能制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復視青如無。青之號令復不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素善戰。今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若又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荆湖江南皆可憂矣。禍難之興。未見其涯。不可不謹。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畧。若專以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威齊眾。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為憂也。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度。處置民事。則與孫沔等議之。時余靖軍于賓州。聞智高將至。棄其城及芻糧。走保

邕智高陷賓州。靖引兵出。揚言邀賊。留監押守邕州。監押亦走。智高復入邕州。十一月狄青至湖南。諸道兵皆會。諸將聞宣撫使將至。爭先立功。余靖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某將萬人擊智高。高爲七寨。逗遛不進。十二月壬申朔。智高與其戰於金城驛。某敗遁歸。死者二千餘人。棄指器械輜重甚衆。交趾王德政請出兵二萬助收智高。狄青奏官軍自足。辦賊無用。交趾兵可下。詔交趾毋出兵。青又請西邊蕃落廣銳近二千騎與俱。五年正月。青至賓州。余靖陳某皆來迎謁。時饋運未至。青初令備五日。

糧。旣又備十日。糧智高聞之。由是懈惰。不爲備。上元張燈高會。先是諸將視其帥如僚寀。無所嚴憚。每議事各執所見。喧爭不用命。已酉。狄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某於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數十人皆斬之。諸將股栗。莫敢仰視。余靖起拜曰。某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於是勒兵而進步。騎二萬。或說儂智高曰。騎兵利平地。宜遣兵守崑崙關。勿使度險。俟其兵疲。食盡。擊之。無不勝者。智高驟勝。輕官軍不用其言。青倍道兼行。出崑崙關。直趣其城。智高聞

之狼狽發兵出戰。戊午相遇於歸仁鋪。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於後。蠻使驍勇者執長槍居前。羸弱悉在其後。其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畏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立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槍之後。斷蠻軍爲三。旋而擊之。槍立如束。蠻軍大敗。殺獲三千餘人。獲其侍郎黃師安等。智高走還城。官軍追之。營其城下。夜營中驚呼。蠻聞之以爲官軍且進攻。棄城走。明日青入城。遣裨將于振追之。過田州不及而還。智高奔大理。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

今日皆卿功也。狄青還。上欲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爲使相。然今敵尚多。卿爲使相。安肯復爲朕盡死力耶。賜錢二十萬緡而已。今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位二府。衆論紛然。爲國朝未有此比。今有幸而立功。論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罪於衆人也。臣所言非徒便於國體。亦爲青謀也。昔衛青已爲大將軍。封侯立功。漢武帝更封其子爲侯。陛下若謂

賞功未盡。宜更官其諸子。爭之累日。上乃許之。  
二月癸未。加青護國軍節度使樞密副使如故。仍  
遷諸子官。既而議者多謂青賞薄。石全彬復為青  
訟功於中書。五月乙巳。竟以青為樞密使。記聞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  
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  
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  
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  
服藥乃出。數使人勸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  
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筆談

种世衡嘗以罪怒一番落將杖其背僚屬為之請莫  
能得。其人被杖已奔趙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樞  
密院。歲餘盡詞得其機事以歸。眾乃知世衡用為  
間也。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為經略。招討副使欲五路  
進兵。以襲平夏。時范文正公守慶州。堅持不可。是  
時尹洙為經略判官。一日將命至慶州。約范公以  
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  
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  
勝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

大凡用兵當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界。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塗而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既而哀慟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東軒筆錄

### 拾遺類

議論反覆  
報應

### 議論反覆

王荆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為文章。二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寧初為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然荆公知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於天下，不可也。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於功利，遂至決河為田，壞人墳墓，室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費，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名新舊相因，其弊益繁。

保甲保馬尤有害。天下騷然不得休息。蓋祖宗之法一變矣。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吳蜀之民以雇役爲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爲便。荆公與司馬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蘇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爲未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復以雇役爲未盡。三人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主。元祐初。溫公復差役。改雇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役。

議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雇役。當詳議。孰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溫公不以爲然。子厚對。太皇太后簾下。與溫公爭辯。至言異日難以奉陪。與劔。太后怒其不遜。子厚罪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爲差役。至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白子厚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爲。子厚信之。雇役遂定。蔡京前後觀望。反復賢如溫

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也。聞見錄

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德舊人。論議不叶。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洎三司論市易。而呂參政指爲沮法。荆公信以爲然。堅乞罷相。既出。呂嘉問張諤持荆公而泣。公慰之曰。已薦呂惠卿矣。二子收淚。及惠卿入參。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其可以傾奪荆公矣。遂更朋附之。既而鄧潤甫枉狀廢王安國。而李逢之獄。又挾李士寧之事。以撼荆公。又言熙寧編勅。

不便。乞重編修。及令百姓手實。供家財簿。又欲給田募役。以破役法。其他寅緣事故。非議前宰者甚衆。綱紀幾紊。天子斷意。再召荆公秉政。鄧綰懼不自安。欲弭前迹。遂發張若濟事。返攻呂惠卿。朝廷俾張諤爲兩浙路察訪。以驗其事。諤猶欲掩覆。而鄧綰復觀望。意指薦引匪人。於是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荆公兄弟之失。凡數事。而奏意欲上意有貳。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奸。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



鄧綰張諤之徒皆以罪去。然自是門下之人皆無固志。荆公無與共圖事者。又復請去而再鎮金陵。故詩有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難鍾老栢青者。蓋謂是也。出東軒筆錄 又云熙寧七年。王荆公初罷。

相薦呂惠卿為參政。呂得君怙權。慮荆公復進。因郊禮薦荆公為使相。方進熟。上察見其情。遽問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呂無以對。又曰。李士寧者。蜀人。得導氣養生之術。又能言人休咎。王荆公與之有舊。每延於東府。迹甚熟。及呂惠卿執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世

居起獄。推治劾者。言士寧嘗預此謀。敕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逢育棄市。士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衆。呂為此獄。引士寧者。意欲有誣讟。會荆公再入謀。遂不行。

王荆公再秉政。既逐呂惠卿。門下之人復為諛媚。以自安。而荆公求退告去。尤切有練亨甫者。謂中丞鄧綰曰。公何不言於上。以丞相之子雱為樞密。使諸弟皆為兩制。壻姪皆館職。京師賜第宅田邸。則庶幾可留也。綰如所戒言之。上察知其阿黨。亦領之而已。一日荆公復於上前求去。上曰。

卿勉爲朕留。當一如卿所欲。但未有一穩便第宅耳。荆公駭曰。臣有何欲。且何爲而賜第。上笑而不答。明日。荆公懇請其由。上出綰所上章。荆公即乞推劾。先是。綰欲用其黨。方揚爲臺官。懼不厭人望。乃并彭汝礪薦之。其實意在揚也。無何。上黜汝礪。綰遽表言。臣素不知汝礪之爲人。昨所舉鹵莽。乞不行前狀。即此二事。上察見其姦。遂落綰中丞。以本官知虢州。亨甫奪校書。爲漳州推官。綰制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士薦人。不循分守。又曰。朕之待汝者。義我形於色。汝之事朕者。志在

於邪。蓋謂是也。

東軒筆錄

王荆公與呂申公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及薦申公爲中丞。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不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荆公之喜怒如此。蓋孫覺莘老嘗爲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爲申公也。聞見錄

王荆公在臺閣侍從時。每爲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政道。後世所當行也。及入司政

事而孫莘老李公擇在諫職二人者熟荆公此論  
遂列奏請舉行之荆公不可曰是又益兩參知政  
事也。呂氏家塾記

陳瓘雖緣蔡氏得罪而首論私史力排王氏王蔡之  
黨如薛昂蹇序辰何執中鄧洵仁洵武蔡疑之徒  
皆當時協力排陷欲殺公者亦不獨蔡京兄弟而  
已蔡疑與公初不相識公上宰相書謫守海陵疑  
為太學生以長書遺公論天下事皆合天下之公  
議遣人致於海陵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  
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正道則韓文

公其人也。至次年疑以對策為大魁。所陳時事與  
前書頓異。於是愧悔而欲殺公以滅口。密贊京黨  
出力尤甚。正彙三山之竄。石械台州紛紛。皆其所  
為也。遺事



報應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求見趙普言。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春州雖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以外彰寬宥。乃置於必死之地。普領之後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卒。

寇萊公好士樂善不倦。推薦丁謂之徒皆出其門。公與丁謂會食都堂。羹染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謂慙不勝。而不敢

謂慙不勝。而不敢

謂慙不勝。而不敢

巧佞。故卒為所陷。公貶雷州時。丁與馮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之而已。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薰羊逆于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為得體。

石介既卒。夏竦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

果北走。則雖孛戮不為酷。萬一介屍在。即是朝廷無故發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遂劾介之内外親族。及會葬門人姜潛以下。至於舉柩窆棺之人。合數百狀。結罪保證。中使持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譖。後夏竦死。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閹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其為人主之疑一也。亦所謂報應者耶。

丁謂既逐。李文定迪於衡州。遣中使齎詔賜之。不道

所以李聞之欲自裁。其子東之救之得免。謂因大  
行貶竄王欽若丁度等。皆投之遠方。時王沂公曾  
叅知政事。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孰視父之曰。居  
亭主人恐未能免也。沂公踈然而懼。因密謀去之。  
內侍雷允恭既有力於謂。深德之。至是允恭爲山  
陵都監。司天邢中和爲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  
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此何故不就。中  
和曰。恐下有石并水耳。允恭曰。先帝獨有上。無  
它子。若如秦王墳。何故不用。中和曰。山陵事重。踏  
行覆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爾。允恭曰。第

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安有不從。允  
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  
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出與山陵使議  
可否。允恭見謂。具道所以。謂亦知其非。而重違允  
恭。無所可否。唯唯而已。允恭不待謂決語。入奏  
太后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  
盡水出。沂公具得其事。以謂擅易陵地。意有不善。  
欲奏之。而不得間。語同列曰。曾無子。欲令弟子過  
房。來日奏事畢。略留奏之。謂不以爲疑。太后聞  
之大驚。即命差官按劾其事。而謂不知也。比知之

於簾前訐之移時。有內侍卷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知太后意不可回。以笏叩頭而退。謂既得罪。山陵竟就下穴。蓋謂所坐本欲庇雷允恭。不忍破其妄作耳。然其邪謀深遠。得位歲久。心不可測。平時陰險。傾陷正人。雖沂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爲非也。

真宗既疾甚殆。不復知事。李迪丁謂同作相。內臣雷允恭者。嬖臣也。自劉后以下皆畏事之。謂之進用。皆允恭之力。嘗傳宣中書。欲以林特爲樞密副使。迪不可曰。除兩府須面奉聖旨。翌日爭之。上

前聲色俱厲。謂辭屈俛首。鞠躬而已。謂既退。迪獨留納劄子。上皆不能省記。而二相皆以郡罷。允恭傳宣謂家。以中書闕人。權留謂發遣。謂因直入中書。見同列召堂吏諭之。索文書閱之。來日與諸公同奏事。上亦無語。衆退。獨留及出。道過學士院。問吏。今日學士誰直。曰。劉學士筠。謂呼筠出口。傳聖旨。令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果爾。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爲也。謂無如之何。它日再奏事。復少留。退過學士院。復問誰直。曰。錢學士惟演。謂復以聖旨語之。惟演即從命。既復相。乃逐

李公及其黨正人爲之一空。將草李公責詞。時宋宣獻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共事也。宋不得已從之。詞既上。謂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上前爭議曰：惟此震驚。遂至沉頓。謂所定也。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卽爲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曾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

咸平中。李士衡在館職。嘗使高麗。武人爲副使。高麗禮幣賂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敝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練帛藉船底。然

後實已物。至海內遇大風。船欲傾覆。副使倉惶。悉取舟中之物投之海中。更不別擇。約投及半。風息船定。旣而檢點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一無所失。

續資治通鑑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爲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報復如此。聞見錄及事略。



噫是編也。蘇石予  
疾多矣。却掃八年。  
安之義命。官馳六  
載。粗不愧見吏民。  
皆是編之助也。容

有好事者。從予抄錄。予曰。單見謏聞。藉是強而進身。何敢以示人。客曰。遽伯玉恥獨為君子。

豈用心之未廣耶。

予嘉其說。遂鍛木

于九江郡齋。端平

改元三月旦。善璫再

書。



田

田

田

